

人们习惯于将古代印度的艺术创造与发展归结于外部的影响，早期受到两河流域——乌尔到巴比伦各个时期艺术创作的影响；后期则受到希腊艺术家的教导——犍陀罗艺术是常用的证据。其实，人们往往忽视了印度本土的艺术源流，实际上印度次大陆最早的艺术是一种自源性艺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至3000年的迈尔哥时代。在摩亨约达罗，在今天统称为哈拉帕的这一时期，这一文明与艺术达到了令人惊异的高度，从当前的考古可以看出，古代印度并非艺术技能与思想的输入者，而是输出者。

——题记

## 论哈拉帕艺术的历史定位

钟林卡

随着人们对以哈拉帕文明为代表的远古印度艺术认知越多，越感到这一“常识”的残缺与不足。

1875年的夏天，在印度河上游的哈拉帕，筑路工人发现了大量的烧砖，还有冻石材料的印章，上面有奇怪的公牛、大象等动物的图案。但直到近半个世纪之后，到了1922年，随着印度河下游400公里外的摩亨约达罗等遗址的发现，才开始了对这一地区的较为系统的考古研究。于是有了惊人的发现：距今大约5000年前，这里存在着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这一社会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商业发达，社会组织复杂有序，文化艺术昌隆。有的历史学家相信，也许这一文明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第5个千年。这一文明存续了大约3000年，直到西方的雅利安人入侵，在公元1500年前后，它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历史性的发现。通过碳14测定，现已发掘的文物就可以把印度古代历史从所谓“吠陀时代”向前推进了1000年，即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750年之间。它也同时将印度艺术史的年代向前推进到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时期的同一阶段。事实上，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印度河谷与两河流域乃至近东地区存在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带来的艺术上的相互影响。

从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楔形文字文献中可以得出一些有关两地贸易的性质和范围的信息。比如，年代可以追溯至约公元前2350年的一个泥版文书上，上面记载了那些停泊在阿贾德港的大船，船上满载来自迪尔曼、梅根和迈路哈这些遥远异邦的财富。泥版上记载的迈路哈，被证实位于阿拉伯海的东岸，即印度和伊朗交界处以及印度河谷一带，正是哈拉帕文明的范围。而在泥版文书记载的另一处，隔着阿拉伯海与印度河遥遥相望的迪尔曼地区，人们发现了来自哈拉帕的红玉髓印章、青铜武器以及陶器，其中12枚印章的形状是两河流域通常的圆形，却刻有印度式的图案和文字，这种混

合形式说明它们被两河流域的人们所使用，而制作者却来自东方的印度河流域。

在伊拉克乌尔城出土的一枚估计制作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图章（图1《瘤牛印章》），上面出现的瘤牛这种印度盛产的动物以及整个图案的风格，将其与印度河谷的同类作品无可争辩地联系在一起。反过来，在20世纪50年代，印度考古学家也在

位于哈拉帕地区东南边缘港口城市洛萨发现了一枚波斯湾印章，从而为印度河谷与两河流域及近东地区间不仅存在密切的交往而且可能存在双向贸易观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支持。

当这两种并存于同一时代的伟大文明之间的联系被证明的时候，由于两河流域的文明创造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如文字的创造、诗歌与宗教、金字塔与城市等，人们自然而然地将美索不达米亚视为文明与艺术的传播者，而哈拉帕只是这一联系过程中的被动的接受者。一位西方学者是这样定位这个过程的：“一般可以确定，在公元前4000纪至公元前3000纪期间，在伊朗高原的多种游牧民族都走向于定居，并形成以石器和青铜器混合技术为标志的社会。由于从事小规模农业和畜牧业，他们发展了一种基本文化，这一文化首先向西南扩展到富饶的新月地带，后来向东南跨过俾路支丘陵进入印度河流域，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然后才在印度河流域产生了新的比较复杂的城市文明。”但是，如果摒弃思维定势，客观地看待哈拉帕艺术，我们的了解越深入，对上述说法的怀疑就越大。

首先，纵观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城市建筑，可以发现，在整个文明的兴盛时期，不对称性、无规则、无中轴线都是其特点，谈不上有系统的城市规划，似乎没有脱离游牧民族露天营帐的特色。而印度河谷的城镇却有系统的城市规划，实现按功能分区。摩亨约达罗城区被分作好几个部分，包括一条位于高延的城堡和地势较低的城区；一条宽达10米的大道自北向南纵贯城区，每过200码左右就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街与之呈直角相交。此外，还有一个由宽约2—4米的小巷组成的不规则的路网和小街相连。在其他的哈拉帕城市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整体规划，每个城市都有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纵贯城市城区，按功能分为商业、居住、宗教等区域。这说明哈拉帕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规划设计，在这方面明显地领先于两河流域的其他地方。

其次，哈拉帕人对建筑设计能力十分讲究。“房屋是用烧制的砖块建成的，据马歇尔称，砌砖的精细程度几乎无法再提高了；在坚实的地基上面，房屋至少建有两层……由于纱窗是用木头、赤陶土或雪花石膏格栅做成的，房间的采光和透气性都很好。很多人家都有自用的水井，而社区的水井则位于主要街道的沿线，它们是前古典世界里独一无二的公共供水和卫生系统的一部分。”“他们住在设计合理、配有排水系统的房子里，城市街区的布局也井然有序。”

不仅如此，哈拉帕人在其他艺术形式上的成就，也显著地超过同时期的两河流域居民。哈拉帕陶器主要包括多种多样的陶轮制品，显示了一种有组织的制作方法以及特点和规格的一致性。陶器由一种粉红、浅黄色相混合的坯体构成，外面涂上红色泥釉，并绘有黑色线条，图案从粗细不同的简单的水平条纹到诸如方格或重叠连续的圆圈之类复杂的图形，



图1《瘤牛印章》



图2 《男性躯干像》



图3 《舞女雕像》

包括公牛、孔雀、菩提树叶、鱼和罕见的粗具轮廓的人物形象，手法熟练，题材丰富。哈拉帕艺术家也用赤陶制作雕像，许多女性雕像强调宽大的臀部和乳房。例如，摩亨约达罗出土的母神像，外形类似于两河流域著名的“伊西塔雕像”——表现两河流域崇奉的女神伊西塔，一位主持生殖、爱与战争之神，两足像鸟，长有翅膀，脚下踩着一对山羊。但相互比较不难看出，伊西塔雕像造型简陋，做工粗糙，手法稚拙；差不多同一时代的、同样使用赤陶材质的“母神像”却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哈拉帕人的艺术水平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石雕和金属雕像作品上。当将其与两河流域的同期作品比较时，更能感觉到哈拉帕艺术的先进性。摩亨约达罗出土的“国王雕像”，制作于公元前24世纪。人物长有胡须，上唇刮得很干净，狭长的眼睛里可能曾镶嵌着贝壳，长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发髻，用一根发带固定住。这座用冻石制作的雕像高度写实，不仅在造型上准确有力，而且将一位祭司或国王端庄祥和的神态表现得栩栩如生。类似国王雕像这样的作品，在两河流域还要等到400年以后，到了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时代才能看到。

哈拉帕出土的《男性躯干像》（图2），使用红色石灰石制作，制作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4世纪，高9厘米。这尊用红石制作的雕像仅存人体躯干部分。当初，这是一个完整的人体，头和四肢被镶嵌到颈部和肩部窝槽处。这尊风格典雅、表现逼真、比例关系准确、技巧纯熟的艺术品，会让人将之混同于古典希腊的艺术创作。可是，它早了数千年，这是实实在在的印度产品。国外的研究者这样评价：“代替希腊的写实主义，我们看到一种后来在雕刻中用以表现内存生命与活力的印度瑜伽调息的理念。这尊雕像突出的腹部也是一种印度的因素，象征着肉体和精神的健康。类似的男性形象常用于表现耆那教圣者。”特别是摩亨约达罗出土的一尊《舞女雕像》（图3），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哈拉帕人具有超出同时代其他文明的艺术能力。这尊制作于约公元前24世纪的金属雕像，表现了一位正在小憩的舞女，她全身赤裸，一手撑在右髋部，另一只手拿着小碗靠在左腿上，姿势优雅、神情高傲。她长着印度土著达罗毗涂人的典型相貌，手臂上挂满金属镯子。这件作品说明哈拉帕人已经能够非常娴熟地掌握金属塑造的工艺。他们不仅能用陶土、石材，也能够随心所欲地用金属制造各种艺术品，或者用于神圣的宗教，或者只是单纯地满足审美的需要。

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两河流域的文明传到了印度河谷，在这里得到合适的土壤因而迅速发展，在一个阶段中超过了它的本源地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也是常有的事。但哈拉帕文明是自源性文明。它的起源时间，可以上溯至公元前7000年，距今9000余年。1973年，巴基斯坦与法国的联合考古队对距离印度河200公里的位于卡奇冲积平原的迈尔哥遗址进行了发掘。他们发现了始于公元前7000年、终结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这正是哈拉帕文明的起点）的人类遗迹：居民点、谷物、镰刀等工具、陶器和骨质印章。人们发现了公元前5000年的建筑：几个长方形的房间，每一座建筑被分隔成10个无门的小间，其中五间的泥砖内壁上明显有小麦和大麦的印迹，可能是用于储存谷物的谷仓，它们是几千年后哈拉帕的大谷仓的前身。到公元前4000年晚期，房屋已经发展成复杂的两层建筑。陶器以在陶轮上拉坯的器皿为主，如高脚杯、碗和坛子，这些用具上饰有动物和几何图案，还包括早期的鱼鳞图案。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类似于摩亨约达罗的城堡建筑群开始出现。在这些今天只剩下大土墩的地方，人们还发现了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印章，有的是陶制印章，有的是骨制印章，具有与哈拉帕艺术同样的风格。许多类似摩亨约达罗“母神像”的、有着下垂的乳房、戴着奇异头饰的小雕像也出现了。这说明，哈拉帕文明及其艺术从距今9000余年前开始发育，经过3500余年的漫长成长过程，最终形成成为今日发现的哈拉帕艺术宝库。不仅如此，这一文明的规模远大于两河流域，有研究者这样评论：“自从20世纪20年代挖掘出摩亨约达罗和哈拉帕以来，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1000多个遗迹，其规划有序的砖城、风格相似的陶器和刻画精美的印章，无不证实它们是现在被称为印度河或哈拉帕文明的组成部分。这些史前定居地的遗址大约占地2—3英亩，分布在一个大约30万平方英里的区域内，这一地域的面积是古代苏美尔的两倍。没有其他青铜时代的文明占有如此广阔的地域。”

其实，当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两类艺术相遇时，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彼此吸纳与接收。

当印度河与幼发拉底河相遇时，情况也是如此。从大约9000年前，在印度河上游的迈尔哥冲积平原上，文明的星火点燃；它向着四周散发着光和热，它沿着大河两岸发展，逐渐形成了高度成熟的古代文化。之后，它又随着商路的延伸，把文明与艺术带到迪尔曼、阿贾德和乌尔，促进、催化着当地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而两河流域以及通过它联系到的更远地方的文化，又反过来把新鲜的题材、形式和技艺带到东方，影响、改变着那里的人们的观念和趣味，直到哈拉帕文明被一个目前尚不能确定的事件所摧毁，这种“作用——反作用”的过程才告中断。

因此，当我们探索西方艺术的源头，不仅要把眼光越过罗马的竞技场、雅典的卫城神庙，也要越过金字塔和巴比伦的城门。因为，哈拉帕与巴比伦、底比斯一样，同为西方艺术之源。

#### 参考文献：

- [1] (美) 罗伊·C·克罗文. 印度艺术简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 (德) 阿尔伯特·冯·勒克科. 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3] (德) 赫尔曼·库尔克. 印度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
- [4] 陈平. 外国建筑史——从远古到19世纪. 东南大学出版社.
- [5] (英) 迈克尔·康佩·奥利雷. 非西方艺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6] 米辰峰主编. 世界古代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7] (美) 戴尔·布朗主编. 哈拉帕文明. 华夏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轩蕾）